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四年第一輯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四年第一輯

(总第二十九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八四年第一辑

(总第二十九辑)

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沪刊第046号 定价: 1.00元

目 次

夏虚、唐国与晋都之历史地理研究	黄盛璋 (1)
宋代买扑制度略论	裴汝诚 许沛藻 (23)
从《磬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几个 问题	杨绳信 (41)
试论“兼”、“行”的代理义	丁福林 (59)
唐卷子本《翰林学士集》考索	陈伯海 (67)
谈寒山话拾得	王进珊 (79)
李白三入长安质疑	郁贤皓 (101)
蛟绡、鞞凤、破鸾	钟振振 (113)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王、李合评本与 神田喜一郎藏本	蒋星煜 (119)
冯梦龙与文震孟	马泰来 (137)
蒲松龄交游事迹述略	劳 洪 (141)
蒲松龄与《醒世姻缘传》	李永祥 (163)
“三言二拍”与《今古奇观》海外藏本、外 文翻译及研究著作	王丽娜 (177)
铁如意馆随笔	张宗祥遗稿 (217)

魏源卒年考	樊克政 (297)
论陶成章	汤志钧 (305)

也释“战人”	李剑雄 (22)
圆仁事迹的最早记载	顾承甫 (40)
“莫须有”之确诂	钱剑夫 (78)
新版《辞源》溯源拾遗	吕友仁 (118、140、162、176、216、322)

CONTENTS

-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Xia Dynasty Ruins, the Site of the State of Tang and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of Jin.....Huang Sheng-zhang (1)
- A Brief Discourse on the System of Contract for Fixed Tax Payments in the Song Dynasty
.....Pei Ru-cheng and Xu Pei-zao (23)
- Sev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rinting Worker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s Viewed from the Block Printing of *Qisha Depository of Buddhist Scriptures*.....Yang Sheng-xin (41)
- An Attempt to Explain “Jian” and “Xing” in the Sense of “Acting For” or “On Behalf Of”
..... Ding Fu-lin (59)
-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Tang-dynasty Scroll Edition of *Hanlin Xueshi Ji*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Scholar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Chen Bo-hai (67)
- About Hanshan and Shide (Two Buddhist Monk-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Wang Jin-shan (79)
- Queries on Li Bai's Three Sojourns to Chang'an
..... Yu Xian-hao (101)
- Jiaoxiao* (Handkerchief), *Duofeng* (Phoenix-shaped Hairpin) and *Poluan* (Broken Mirror)

.....Zhong Zhen-zhen (113)

The *Yuan-dynasty Illustrated Edition of "The Western Chamber"* —an edition with joint commentaries by Wang (Wang Shi-zhen) and Li (Li Zhuo-wu), and another edition preserved by Kamda kiichirō

..... Jiang Xing-yu (119)

Feng Meng-long and Wen Zheng-mengMa Tai-lai (137)

A Brief Account of Pu Song-ling's Episodes in Making Friends.....Lao Hong (141)

Pu Song-ling and *Xingshi Yinyuan Zhuan* (*An Enlightening Story of Matrimony*).....Li Yong-xiang (163)

"San Yan Er Pai" and *Jingu Qiguan* — Existent Editions in the Hands of Collectors Overseas and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Made Thereof

..... Wang Li-na (177)

Informal Essays of Tie Ruyi Study

.....the late Zhang Zong-xiang (217)

A Research on the Date of Death of Wei Yuan

.....Fan Ke-zheng (297)

On Tao Cheng-zhangTang Zhi-jun (305)

夏虚、唐国与晋都之历史地理研究

黄盛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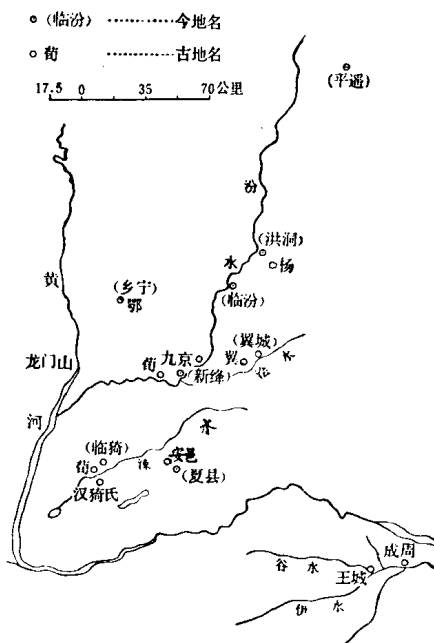
一 问题的疑难与症结

晋始封于夏虚，原为唐都，晋国铜器称为京师。但从第二代就称晋不称唐，以后晋都迁徙非止一地，而国都所在皆称为晋。如此最早之晋都也就是唐都，晋都故址既属非一，因而易与唐都发生纠纷；加以历年久远，古史难明，地方传说加以附会，以致真伪混淆，古地难辨。在历史地理上唐城、晋都一直是头绪纷紊，牵涉纠葛，迄未弄清，地望更多未能落实。症结所在，主要有三：

第一，晋都何在，班固即已误解，后代历经讨论，未获明确。

第二，晋都多有迁徙，故书所记古城非一，而唐城也有多处，彼此纠缠，真伪难分。

第三，自燹父至春秋前，晋之迁都多无信史，汉人所述，又有分歧。春秋虽有记载，未尽明确，名称或不一



图一 大夏、夏虚、唐都、晋都有关地名参考图

致,以致引起晋都纷紊,争论甚多。

最近陕西长安县出土西周晚期(厉王初年)多友鼎,记载猃狁入侵京师,多友奉武公命羞追于京师,猃狁已经到荀,把荀人俘走,多友又西追,在郟交战,又追战于龚和世及杨冢,皆在晋地,其中荀已确定,并有考古证据,京师为晋始封于唐之初都,见晋公墓,由于战争地区与战争路线皆已明确,从而夏虚、唐国、晋都这一老大难问题有可能获得解决,同时也有助于当前正在探索而还没有落实的夏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的考察。为了彻底查明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本文特就夏虚、唐国、晋都及其有关问题加以论定和总结。

二 关于晋初封之史实与证据

《左传》定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轸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之始祖为唐叔虞(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封于唐,故曰唐叔,《史记·晋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此所本为《左传》昭元年子产对晋侯之问,由于所封在唐,故“命以唐诰”,今《尚书·唐诰》早佚,但出土之晋公墓,述其先世,犹可作为地下之物证: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司四方,至于不庭,莫不来王,[王]命唐公,□宅京自(师),□□□邦。①

京师当为唐都,亦即晋之初都,唐国建于夏之故址,故称夏虚,亦谓之大夏,《左传》昭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实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夏虚就是大夏之虚,《括地志》所谓“夏后别封(尧裔子)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是也。晋之初封为夏之故地,“启以夏政”,至少历法确可为证:晋国所用之历,一直皆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与周、鲁不同,《左传》僖五年晋

卜偃所言九月十月之交灭虢之天象,《国语·晋语》亦有,韦昭最早对所记天象进行解释说:“谓鲁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杜预也指出:“以星象验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谓夏之九月十月也。”又襄三十年绛县老人自言生岁,所称“正月”,杜亦考为夏正,传世晋栾书缶曰:“正月季春”,夏正正月恰当周之三月,故曰季春也。晋汲冢魏墓所出《竹书纪年》为魏国史记,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云梦秦简》有《魏户律》及《魏奔命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据严敦杰同志考证,六历惟夏历相合,余皆不合^②,是三晋不仅用夏正,其后亦用夏历,夏历不可能为夏,当即晋历,大约因为三晋所用,从而得名。

晋初都就是唐都,位于夏虚或大夏,所以四者皆在一处,不应矛盾,后代所以异说纷纭,首先是由于唐叔之子燮父徙于晋,故谓之晋侯,以后晋都又数有迁徙,皆称为晋,所遗故址非一,后代不明来历,附会为唐城。唐城、晋都交织于一,真伪莫辨,早晚难分,而最早晋都何在,亦因而湮没。辨识为难,加以记载残缺,考古无证。从而一直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 夏虚、大夏何在

夏虚又称大夏,所在位置,有以下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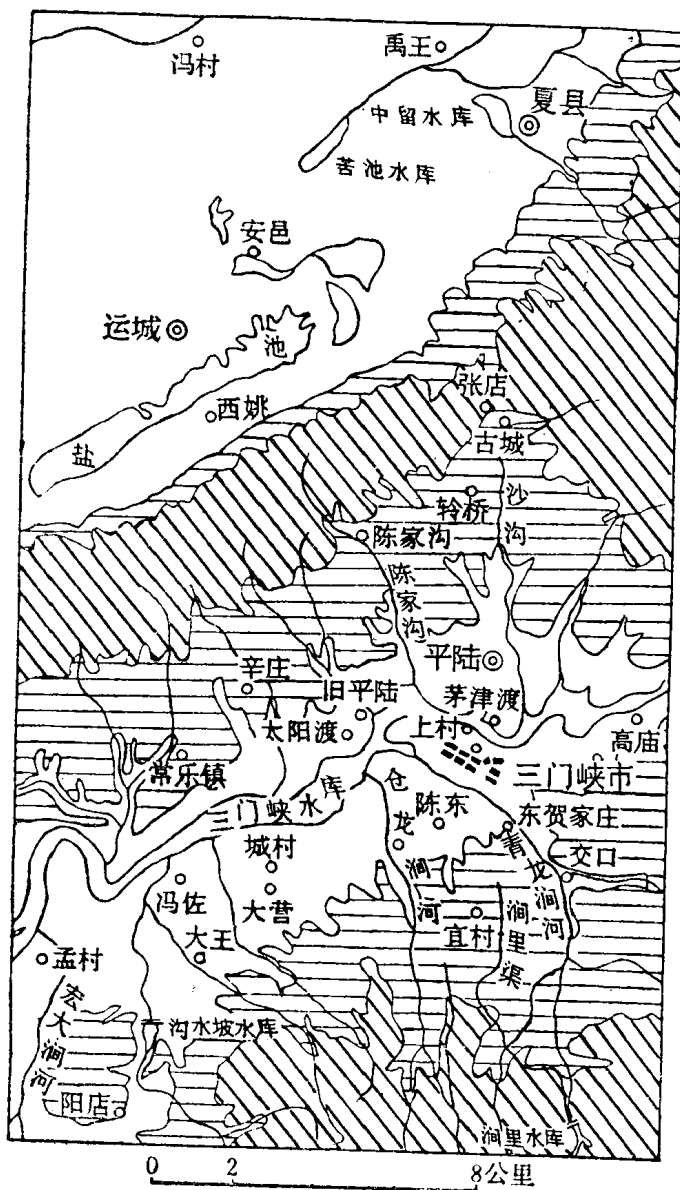
(一)服虔说:“大夏在河汾之间。”

(二)《世本》:“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史记·晋世家》正义引)

(三)杜预说:“夏虚,大夏,今在大原晋阳也。”(《左传》定四年注,又昭元年注:“大夏今晋阳县。”)

(四)《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昔高辛氏实沈居之,西近河。”

夏虚、大夏当为地区之名,周初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则



南面至少包括平陆之北故虞国一带。《韩非子》与《史记》都说：禹凿龙门，通大夏，此大夏亦为地区名之确证，必在龙门以南，《史记》所谓“唐在河汾之间”，亦正在此一带，服虔所谓“大夏在河浹之间”，浹水为汾水支流，范围更为缩小。《国语·晋语》：宰孔谓其御曰：“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浹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此为春秋早期晋献公时事，春秋以前，晋之活动范围更不能逾此。“河浹之间”正在龙门以南，不仅与“唐在河汾之间”相合，且范围更为明确，又有宰孔之言相互印证，比较可信，余说皆不能合，所以致误，皆和晋都迁徙有关，今辨明如下：

（一）《世本》“居鄂”，系《史记·晋世家》“故曰唐叔虞”下《集解》引，文字过简，原意不能尽明，如据正文与注文联系，则为“唐叔虞居鄂”，但史无此事，因此当为“晋居鄂”之意。案《左传》隐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是鄂曾为晋侯所居，《世本》所云“居鄂”，或当指此，宋衷注《世本》以为“鄂地今在大夏”，则出于己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下对此已有怀疑：“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北十五里，故云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之东方百里，正合在晋州平阳县，不合在鄂，未详也。”宋衷时代早无大夏之名，不过据夏县与禹都安邑相近而为此推测，正义所指是正确的。昌宁县东二里是故鄂城，在今乡宁，因晋侯曾居于鄂，宋衷遂附会为大夏耳。

（二）杜预说夏虚、大夏为晋阳，主要由于《汉书·地理志》以唐国、晋都皆为晋阳，《括地志》谓“大夏今并州晋阳”，亦从此来，此说自汉至魏晋虽为传统相沿，然实出于误解，留待下考。

以上所论仅为唐都之夏虚，虞都亦在夏虚，见《史记·吴世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顾炎武《日知录》曰：“殷时诸侯有虞国，所谓‘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按虞国春秋鲁僖公五年始为

晋灭，故城在大阳北、傅岩东北十余里巅轸桥东北虞原上，《水经河水注》有详细描述。大阳后改曰河北与平陆县，解放后沦为三门峡库区，平陆迁至其北圣人涧即傅岩，今县北十五公里张店附近有故城遗址，与《水经注》、《括地志》所记皆合^③。而芮国在芮城县西二十里，相近故有争讼之事，武王灭虞以封虞仲，灭唐以封唐叔，皆因封于故国而有是称，是夏虚至少有两国建于其地，北部为唐，南部为虞。服虔曰：“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东之界。”盖指此言。

《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魏都安邑，魏王“乘夏车”等盖以所都之地为夏虚，亦犹晋之“启用夏政”，历用夏正，魏国一直以晋国正统自命，常自称晋国，故有此等行动。今魏都安邑故址仍存在夏县西北，称禹王城，考古勘查已确定为战国时代，与夏无关，后代以安邑为禹都或桀都，即由此产生，其说晚起于两汉之后^④，殊无可据，但此一带为夏故地，夏县东下冯遗址已经考古发掘与碳14测定距今一为4030±125年，一为3900±100年^⑤，均相当于夏，其城狭小，与禹都或夏都皆无关，但至少为夏虚之一部，则已有考古确证。

周人所称以封晋、虞两国之夏虚，当为夏王朝最后时代所管辖之疆域，故周初甚至战国犹保存其风俗与历史传说，《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武王曰：“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魏世家》则作“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所指范围实包大河南北，南包伊洛，北连太行。高诱《淮南子》注云：“桀之居羊肠在其北，今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关曰羊肠是”，隋炀帝也主羊肠在此^⑥。其实战国时代羊肠皆指太行山通上党之坂道。《史记·蔡泽传》：“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魏世家》：“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阙与”，《战国策·秦策》一：“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苏厉遗赵王书曰：“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勾注之南，非

王有也”，又樊余谓楚王曰：“韩兼两上党以临赵，即赵羊肠以上危”，皆确证羊肠为太行道，通上党，在其北之羊肠。《战国策》作天门，《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高都下：“前志曰‘有天井关’，《战国策》曰：桀居天门，即天井也。”但《前汉书·地理志》上党郡襄垣下有壶关，又“有羊肠坂”，《括地志》：“羊肠坂道在太行山，南口怀州，北口潞口。”《元和志》：“潞州壶关县下羊肠坂在县东南一百六里。”如此羊肠有三说：太原说过远，天井与壶关说皆在太行，乾隆《一统志》以为三说中“战国时所言羊肠大抵在泽州者近是”。天门在太行，“右天溪之阳”，鲍注以“天溪即河、济”，恐不可信，如面对南，左为太行，则“右天溪之阳”应为黄河以北及河东岸之地。即战国秦汉河东郡地。天溪只能指黄河，“庐、颍在其北”自来缺释，庐、吕同音，或指吕梁山。《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史记》夏、殷本纪皆记“桀奔于鸣条”，《孟子》则说：“汤放桀于鸣条”，又曰“舜耕于鸣条”、“卒于鸣条”，虞国得名，当与此有关。服虔所谓：“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东之界，”不为无据。《书·汤誓序》注：“桀都安邑”，鸣条，《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方位主要是附会安邑，而桀都安邑亦出后代臆推，但安邑一带为夏之故地，夏虚之虞尚在其南，则舜耕与卒地之鸣条既与虞有关，亦必相去不远。而《禹贡》之“壶口雷首”山，西起雷首，东达吴坂即虞附近，一名中条山，得名或亦与鸣条有关，《尚书大传》“汤伐桀升自陟”，郑玄注：“陟在河曲之南”，所指即中条山，由此旁证，桀所居有可能就在安邑与虞一带，至少夏虚为其辖境当无可疑。如此，夏虚南部何在，基本可以明确。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襄汾县东北 15 公里陶寺勘查发掘相当于夏文化的大面积遗址，遗物极为丰富，是当前夏虚最有希望之一地，说明其北部应包括这里，关键问题是其北部之唐与晋初都究在何地，故需专节论之。

四 唐国与晋初都之地望

《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间，方百里。”史公所据，当为先秦晋之旧史，此说最早，也最为可靠，合乎事理，且与春秋初年晋国活动范围相符合，但河汾之间究在何处，并未指明，记载所见，约有以下几说：

（一）晋阳说。《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下：“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晋水所出，东入汾。”晋阳得名由于在晋水之阳，而晋水又因晋而得名，晋水迳晋阳南，亦见《水经》，此水既名晋，是传统皆以晋都在此，所以成王灭唐以封叔虞，亦必在此。《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唐叔虞之子燹父所徙之处，其城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燹父以尧虚南有晋水，故曰晋侯。既为叔虞子燹所徙之处，则唐都并不在此，这里的唐城显出于附会，顾炎武早就提出质疑，所举理由有三。

（1）“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阳翼城县也，《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所谓成王灭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晋阳七百里，即后世迁国，亦远不相及。”

（2）“况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

（3）“唐在河、汾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日知录》卷31引，又《左传杜解补正》卷3）

顾氏这三条理由相当有力而且充分。据上引《国语》宰孔之言，则春秋早期晋地不能超过霍山，晋阳、太原一带不仅西周为戎地，周常迁戎或伐戎于太原，即至春秋晚期仍为群戎所居。《春秋经》昭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左传》作“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戎于太原”，杜预于大卤下注：“太原晋阳县”，《穀梁传》曰：“夷狄曰大卤，中国曰大原”。晋阳之名最早见于《春秋经》定十三

年,“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已属春秋末期,它是晋灭台骀之后所置。《左传》昭元年记子产曰:“台骀能世其官,宣汾、洮,障大泽,帝用嘉之,封诸汾川,……今晋主汾,而灭之矣”,杜注:“大原、晋阳也”,洮水后世不见,王莽改安邑,似以洮水经此,城南有盐池,是晋地所存唯一大池,台骀原封虽不能确指,但有大泽,必在晋东南,非大原所能有。《宗国都城记》所说之故唐城,当为春秋战国之晋阳城,《元和郡县志》卷13太原府晋阳县下“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左传》言董安于所筑……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面西连仓城,北面因州城,……周回七里。又一城,东面连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开皇十六年筑,今名仓城。”唐时晋阳已数经改建,故与《宗国都城记》所见不同,故唐城已包入城中。如非大明城,即其北面之城,或全被毁,西周早期之城不可能保存到六朝时。

(二) 永安说。上引《汉书·地理志》晋阳说,臣瓚已提出异说。颜注引臣瓚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师古曰:“瓚说是也。”按《水经》:汾水“南过永安县西,历唐城东”,注于唐城下引薛瓚注《汉书》云:“尧所都也,东去冀十里。”则至迟汉末已有唐城在永安之说,而臣瓚盖据唐城为说。

(三) 安邑说。《括地志》引《城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邑县,今在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禹都安邑,此唐城亦出后代附会。

(四) 翼城说。《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唐国尧裔子所封”(下引春秋传刘累子孙,已见上),《元和郡县志》文字略同。盖据《括地志》。

顾炎武认为“翼城正在(汾浍)二水之东,疑唐叔之封,以至緡侯之灭,并在于翼”,《史记·晋世家》也说:“翼,晋君都邑也。”《索隐》云:“翼本晋都,自孝侯以下,一号翼侯,平阳绛邑东翼城是也。”孝侯以下之晋侯亦称翼侯,《左传》皆有记载,孝侯以前,尚可追

到其父昭侯，《史记·晋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近人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以为“似迁翼确在孝侯时，或避曲沃之逼乎”，则未免失检。郑玄《诗谱》云：燮父“曾孙成侯徙居曲沃，成侯曾孙僖侯……其孙穆侯又迁都于绛，曾孙孝侯改绛曰翼”，则翼并非晋之初都，顾氏疑翼为晋之初都，尽管文献无徵，但颇合事理，从考古遗址所见也很有可能。

按今翼城县系“后唐永兴元年(930年)，徙治王逢寨，乃唐会昌中王逢讨泽潞时屯兵处，即今治也”，“北绛故城在县东，今曰北绛村，隋开皇末改北绛县曰翼城”^⑦。北绛村今在翼城正东二十里，据此可以肯定即隋唐翼城县，而唐地志记故唐城在翼城西二十里，正是在今翼城县一带，唐代此处必尚为较大邑聚，故会昌间屯兵于此，而后又徙为县治。但二十里所取为成数，不必就是今城所在，在其周围附近均无不可，1963年城关凤家坡发现西周早期大批铜器，据形制、纹饰、铭文最早可到殷周之际^⑧，根据近年考古调查，在今翼城县西北一公里苇沟——北寿城遗址，范围达2000×1000米，有龙山、二里头、西周早期、东周(晋)以至汉文化遗存，其中晋文化遗存得最普遍，而在苇沟之南，北寿城之北复查时又发现一处晋文化晚期城址，范围约800×800米左右，在城内战国晚期层中，曾挖出红陶釜即有“绛亭”，如此此城可能是晋国的故都绛，秦汉废为亭，因称绛亭，而与之相联的苇沟——北寿城遗址应即是晋故都翼：翼与绛相连，但并非完全同处。如此经传中长期纠葛不清的翼与绛问题，基本可以明确，详见下文。

考古调查还在翼城县西偏北约十公里至十二公里发现天马——曲村遗址，总面积达3800×3800米，以晋文化层分布最广，而在其下有的叠压仰韶或龙山文化层，此遗址主要属西周中、晚期以至春秋早期。而在天马北一公里多又有南石遗址，面积约1000×700米，分属龙山与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而翼城县东南7.5公里故城村也有大面积古文化遗址。翼城周围一带有如此大